

中華學術叢書

王重民 著

冷廬文藪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華學術叢書

王重民著

冷廬文藪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跋王徵的《王端節公遺集》

一九二三、二四年間，王兆麟在涇陽作知縣，因為陝西要修通志，於是他接到一篇應修縣志的通令。兆麟的老師柏塋，字厚甫，就是涇陽縣人，剛剛謝了富平縣職，遂請他來主持縣志局的事情。他於是仿他老師賀瑞麟修《三原縣志》的例子，把涇陽學人的作品，和與涇陽史地人事有關係的詩文，輯成了《涇獻文存》正編十二卷、外編六卷；又《詩存》正編四卷、外編三卷。又把涇陽先賢的遺著，印行了七種，總題為《涇陽文獻叢書》。都於一九二五年鉛印行世。

大概因為涇陽很偏僻，書籍不易流通的原故，自印行後二十二年，北平圖書館方纔買到這一部《涇陽文獻叢書》。《叢書》的第一種是《王端節公遺集》四卷，第五種是《正學齋文集》三卷。

在最近二十年內，我們很注意研究王徵的遺文和歷史。可惜這部遺集雖說輯印於二十年以前，我們大家都沒有見到。《正學齋文集》是王介作的，介字一臣，是王徵的七世孫。他曾把他的七世祖王徵遺書的版片整理過，又把王徵的遺文盡心搜輯。所以我們要研究王徵，王介這部文集，也是很重要的參考書。

不但我們住在北平的人沒有看到這部《王端節公遺集》，就是陝西耆儒張鵬一扶萬先生，也沒

有看到。扶萬先生早即注意王徵的遺詩遺文，曾從《涇獻詩文存》內，輯出了王徵的散文十四篇，詩詠四篇。一九三三年，向覺明先生遊陝西，就向張老先生錄了一個副本，帶回來刊在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》第八卷第六號內，題爲《王徵遺文抄》。在沒有看到這部遺集以前，我們所知道的王徵遺文，以這部遺文抄爲最多。

我現在看到了《王端節公遺集》，又看到了《涇獻詩文存》，於是先用詩文存校遺文抄，再用校本遺文抄來考校這部遺集。

《涇獻文存》卷三有王徵的《新製連弩圖說引》，卷七有《奇器圖說序》、《兵約序》、《西儒耳目資序》，卷八有《跋士約後》，卷十有《了一要語》，凡六篇，都不見於遺文抄。疑是張老先生抄輯的時候，有的由於失檢，有的因爲原書有傳本，遂沒有再抄。《遺集》內沒有《西儒耳目資序》和《了一要語》兩文，似乎也可以用同一的理由來解釋：《西儒耳目資序》因爲有原書流行，《了一要語》大概是失檢了！

《遺集》凡有散文三十三篇，然無《遺文抄》內的《告神文》。《告神文》原載《西理略》卷四，恐怕柏塋未必能注意到這一點——這便是說：他把《告神文》收入《涇獻文存》而不收入《遺集》的原因，大概也是由於編輯時候的失檢，不一定因爲《兩理略》有了那篇文字，柏塋便不收他入《遺集》了！

《遺集》比《遺文抄》多出了十九篇，有的很重要，有的不重要。《遺集》卷一凡載奏疏三篇；第一篇《奏恭承特命監理海疆懇辭分外殊恩願佐軍前成議朝襄實功疏》；第二篇《奏仰謝天恩恭請明命疏》；並爲《遺文抄》所無，都是重要史料。卷二爲書牘十五首，惟末一篇《與張儀昭書》已見《遺文抄》外，餘均未見，都是他丁繼母憂謝了廣平推官以後所寫的應酬文字。王介《正學齋文集》卷一有《先端節公尺牘全集序》云：「天下之士，仰公如泰山北斗，不獲長與公游，往往以尺素相通款，惟公即無不以尺素答之。數十年來，往復手翰，不下數千百篇。余生也晚，凡公尺牘，年歲既遠，多所失存，今雖竭力搜羅，十有餘年，而其所獲，不過十之三四。謹爲參考編次，繕寫成書，藏之先祠，遺於後世。」若是原來果有幾千篇，王介既然收到了十之三四，則那部《尺牘全集》，約應有一千多篇，今僅得十五篇，可見散亡之多了。卷三載序跋八篇，均見於《遺文抄》及《涇獻文存》內。卷四雜著七篇，惟《士約》、《兵約》兩篇，不見於《遺文抄》與《文存》，我也沒有見過別的刻本。《上智編譯館館刊》第二卷第二期有李宣義先生的《王徵著述遺版蒐輯序略》一文，說他在涇陽的通遠天主堂內，發見的王徵的著述遺版裏邊，有《士約》殘版九葉，《兵約》殘版十四葉。這兒所載的《士約》《兵約》都是全文，一定是從那些刻版的初印本抄來的。現在那些刻版不完全了，這兒的文字，也有些脫誤。

這部四卷本遺集，有柏堃的序文，說他編輯的經過：

先生著書數十種，版多散佚。余與邑人士謀將先生《奇器圖說》及《兩理略》陸續付印，而於先生《文集》六卷，《經濟全書》二十七卷，搜羅弗獲。僅得友人所藏尺牘稿一十五篇，又奏疏三篇，《士約》、《兵約》及序跋、讚銘、祭文、記揭等共十八篇。又列本傳墓志於卷首，都凡四卷，爲先生遺集。

柏堃所說的「先生文集六卷搜羅弗獲」者，大概是指的王介編輯的本子。王介《正學齋文集》卷一《先端節公文集序》云：

公生平著述，不下數十種，俱已行世。惟尺牘與文集，向無成書。今已竭力搜羅，十載有餘，共得若干篇，錄輯成帙，略序顛末，謹藏先祠。行並付梓，以垂不朽焉。

序末署「己卯四月」，己卯當是嘉慶二十四年，下距柏堃編此遺集時，已有一百多年。柏堃還未見到，我們見到的機會更少了。

十餘年來，我也很注意王徵的遺文和遺事，曾想爲他編年譜，重編文集，所以看到這部遺集裏的新材料，非常高興。擬從此便將所輯王徵的天學諸書序跋，和他所著的《畏天愛人極論仁會約》，所譯的《杜輿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》等篇，編成一部比較完備的集子。

《遺集》卷端載張炳璿的《王端節先生傳》一篇。張炳璿就是王徵的表弟張儀昭。王徵死節的

時候，是先和儀昭握了握手，方纔瞑目的。後來張縉彥爲王徵撰墓誌銘，也是依據這篇傳文作底稿。所以這篇《王端節先生傳》，是研究王徵的第一流史料。

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

原載《圖書季刊》新第八卷第一、二期合刊（一九四七年六月）

《王徵遺書》序

王徵譯著關於天主教的書約有十種，大半散亡，國內好像都沒有傳本了。可是歐洲的圖書館裏却保存了四種：一：《畏天愛人極論》，二：《仁會約》，三：《崇一堂日記隨筆》，四：《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》。一九三六、三八年之間，向覺明先生在歐洲採訪遺書，把這四種都抄了回來。近由宋伯胤先生的匯校，和方傑人先生的贊助，將由上智編譯館印行。

宋君是北京大學史學系的同學，研精明、清歷史。對於明末王徵和孫元化兩人的事蹟，素所留意。他以爲「登萊之役」，和明、清兩方面勢力的消長有關係，若是研究清楚了這一件事情，還可說明和當時有關係的許多事情。《王徵遺書》的校輯，不過是他研究中一件小小的局部工作。

我和覺明旅居歐洲的時候相同，這四種王徵的譯著，我也都翻檢過。所以覺明、傑人和宋君都要我再複校一遍，並且寫一篇短序。我也很願意趁着這個機會，把這四部書的收藏地點和情形，寫在下面：

一、《畏天愛人極論》一卷，鈔本。鄭鄭序是大字，好像是預備付刻或者從刻本摹寫的樣子，可是還沒法證明這書有刻本。此鈔本鄭序凡六葉，本文四十八葉，紀言二葉，共五十六葉。半葉九

行，行十八字。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。Courant書目的著錄號碼是六八六八。

二、「仁會約」一卷，刻本。自引三葉，本文三十九葉，附錄四葉，共四十六葉。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。Courant著錄號碼是七三四八。可惜本文第二葉缺，現在找不到第二個本子來補他。別的葉內也間有剥落一二字，或二三字的地方，也同樣的沒有方法校補。如附錄所載的《西國用愛二端》，篇末有王徵的識語云：「□□□全圖說中，詳叙西國風尚語也。特摘錄此二端，以爲仁會之一證云。」因爲「全圖」上剥落了三個字，便不知道「說」是誰的說了。利瑪竇的世界全圖，可能有這說，只是不在手邊，無法證實。我因去檢艾儒略的《職方外紀》，在卷二葉五至八，正有類似的記載。但是字句稍差了一點。雖說王徵極有可能是根據的《外紀》，我也不敢質言。在那個時代，王徵未必能依據別人的全圖。姑可作爲推敲。他若根據的是《利圖》，則剥落的三個字應該是「利瑪竇」；若根據的是《艾紀》，則剥落的三個字應該是「艾儒略」。

三、「崇一堂日記隨筆」一卷，歐洲保存着這部書的兩個本子，一是鈔本，凡二十六葉，今藏牛津大學Bodleian圖書館，就是覺明所鈔來的本子。一是刻本，凡四十一葉，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，今藏華蒂崗圖書館，編號爲 Borg. Cin. 336. 3e。我没有把刻本照像，僅鈔了王徵的小引一篇。今拿刻本的小引和牛津的鈔本相較：「事小者每葉或一段」，刻本「小」作「少」，與下文「事多則每段或滿一葉」相對。「奈何兀坐窗」，刻本「窗」上有「書」字。「提携保全之恩已多且重」，刻本「重」作

「厚」。都是刻本比鈔本好一點。獻縣耶穌會藏有一本，最近已移存北平光啓哲學學院，傑人司鐸曾借出傳觀。

四、《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》一卷，鈔本。凡九葉，半葉九行，行二十字。Courat的著錄號碼是一〇二一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王重民識。

原載《上智編譯館館刊》三卷六期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）

跋《四部叢刊》三編影印本《故唐律疏議》

按是書原名《律疏》，是長孫無忌等進表云「撰《律疏》三十卷」，又疏云「與李勣等一十九人撰成《律疏》，上表以進」者。卷一《名例》前載疏語，述明「疏」字之義，謂取例羣經義疏，欲兼經注而明之也。所述命名取義，尤爲明白。兩唐志著錄並作《律疏》，宋人稱引亦作《律疏》，敦煌所出寫本書題又正題作《律疏》，皆其明證也。余爲敦煌本作跋，曾疑及此，然謂律疏同義，連疏於議，始於宋元人，則猶有未諦。當時余僅見岱南閣翻元本；今見《四部叢刊》三編影印滂喜齋藏宋刻本，律文之後，低一格載疏語，雖同冠「疏議」兩字，元本兩字並作陰文，宋本僅「疏」字作陰文，「議」字則連下爲句。此一字陰陽之差，其能啓余思而助余爲解者甚多。條文爲律，解條文爲疏，律與疏，猶經與傳。長孫無忌與李勣等十九人所議，皆解釋條文者，皆「疏」也。宋本陰文「疏」字下緊接「議曰」，正是其事。蓋長孫等因古者律有駁議，故於所討論之文，統冠「議曰」兩字；「議曰」以下就是疏語，故又置於陰文「疏」字以下，其事甚明，其分別至易。敦煌本無「疏」字，僅作「議曰」；因「議曰」所論，置於「疏」之地位，即可望而知其爲疏也。宋本之有陰文「疏」字，敦煌本之無陰文「疏」字，其義相同，均無差誤。元本將「疏議」並爲陰文，則失原來本義矣。蓋是書原名《律疏》或《唐律

疏：對舊本言則於書上加一「故」字，宋本又於末加一「議」字，此由不知「疏」與「議」原是一事。元人揚宋人之波，將卷內一切「疏議」字連讀，竟成大誤。但數百年來，竟無人覺其誤也。

《癸巳類稿》卷十二《唐律疏議跋》云：「此書名疏者，申明律及注意；名議者，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周不達，董仲舒《春秋決議》，應劭《決事比》及《集駁議》之類，亦不知疏議同物，均爲「申明律及注意」並「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周不達」者也。」

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記

原載上海《申報·文史周刊》第十二期（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）

評《楊淇園先生年譜》

海外讀到楊振鐸先生的《楊淇園先生年譜》，真是「空谷足音」，覺得十二分的欽敬與高興。在這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期間，我們的文化方面，也在堅苦卓絕中，得了很多的成績與進步。而天教中諸志士，也是一切不讓人，於國家，於學術，於社會，也艱苦卓絕的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。這部年譜，便是推進中的產物之一了。

楊君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學生，英年力學，他編纂這書的方法，選材，和組織，都很有條理，前途正極遠大。譜內即偶有小小錯誤，也不能說楊君不努力，這是由於南北奔走，不但生活不穩定，而且沒有充分的參考書作參考！如他的參考書目內舉了《明神宗實錄》和《熹宗實錄》，可是譜內並沒有充分使用，我推想那是看不到原書，僅僅轉引了一條的緣故。所以我於楊君的堅苦表同情之餘，謹把我素日所找到幾件文檔，老老實實的抄在下面，請楊君和諸位愛好天教文獻的共同討論。楊譜分：（一）氏族考，（二）年譜，（三）遺著遺文目，我便依照這個次序，把幾件比較重要的文檔補在後面。

(一) 氏族考

黃汝亨是楊淇園父親的學生，陳繼儒是淇園曾經薦舉過的大名士，他們和楊家都有極密切的關係。萬曆二十四年淇園爲安福令已經三年了，成績很好，他的父母因而得到誥封，黃汝亨有一篇《楊先生雙壽榮封序》來慶祝這事情。又淇園的元配呂恭人死在崇禎二年，陳繼儒的全集裏有一篇《武林楊母呂恭人傳》，更是一篇極有關係的文字。

從這兩篇文字裏，知道淇園的父親號蘇門。曾在涪溪授經，黃汝亨是他的學生，一定是一個很飽學的人。呂恭人生二女，沒有兒子，因勸淇園納側室賈孺人，超性事蹟所謂「因乏嗣故置側室，公子二，由庶出」，就是指的賈孺人了。教史僅載淇園二子受洗的教名，現在據這篇傳，我們可以知道他的長子名約之，教名當是加祿；次子名繇之，教名當是若望，還可知他的孫名叫德微。《呂恭人傳》所舉的家禮儀節，和立仁會，設先覺講院等事，均在淇園受洗以後，一定都是和教儀教務有關係的事情！原文錄下：

一、楊先生雙壽榮封序

黃汝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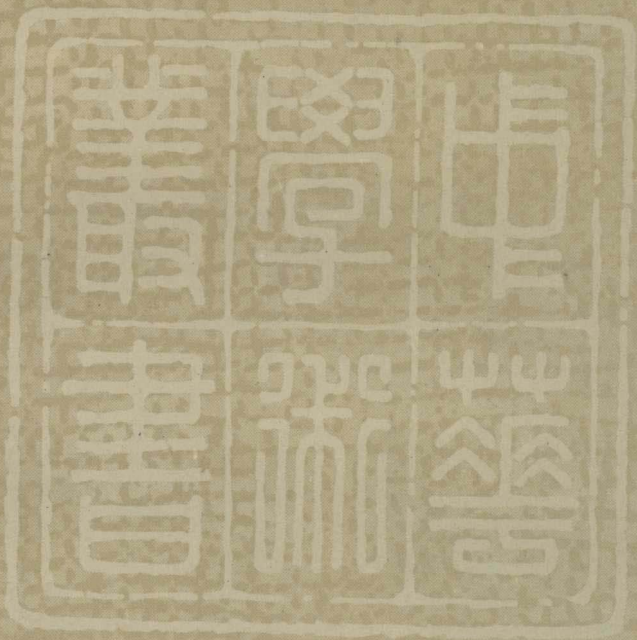
蘇門先生負海內名，宏覽博物，落筆妙天下，獨遄回於一第，而以鄉貢明庭，居常不自快。而有子仲堅成進士，爲安福令，三年績成，天子推所自出，封如其官。親朋將筐文綉，壺酒漿爲

賀先生愀然曰：焉有丈夫負七尺，讀天下書，而以其子貴重者乎？門人黃某跽而前曰：不然！龍躍蟠屈，物之情也；此絀彼信，數之恒也。且先生以仲堅奮蹟當世，爲仲堅能耶？夫河泉有源，山木有根，太丘稱重，羔雁成行；太傳累功，芝蘭森秀，自其異者觀之，肝膽楚越也，自其同者觀之，出處父子也。仲堅文而挹先生之餘藻，仲堅廉而挹先生之餘清，仲堅悌父母而挹先生之餘潤，仲堅且大有榮施於世，而先生與之施無窮。且先生不嘗自言乎？試取萬戶侯，縮金印如斗，而易左、馬、班、揚之業，壯夫不爲，然則先生之自處厚矣！先生以名山自予，而以經世之事予仲堅；仲堅自予經世，而深根濬源於先生，則豈必夔龍自己出，而丘壑非名高哉！且天下有名而亡年，有年而亡名者，先生兼之。而師母陳夫人，又偕而壽，偕而被天子簪笏，佩霞之賜，此天所以祐先生而申之錫也。且水部在前，安福在後，而先生以其間飲酒賦詩以老，用孰與愉快先生者乎！九月既望，天子下封章於其門，小子某於是書所欲言爲先生頌。以紓孝子顯揚之懷，以對揚朝廷之寵光。（明天啓間刻本《寓林集》卷五頁二十三至二十四）

二、武林楊母呂恭人傳

陳繼儒

呂恭人，淇園楊公之元配也。其先汴人，南渡後有呂繼祖者，是崇德尉，阻兵鬻不得歸，因家焉。歷明教傳，爲河州別駕種雲公，生三子，長同丞養心公，則恭人父也。時蘇門楊先生授經涪溪，而挾淇園公與俱。器局凝重，非禮不言，年少而嫻經術，同丞公目屬之，遂以女字



(全二册)

ISBN 7-5325-1212-6

Z·174 定價：16.00元